

孙嘴：美好时代创造美丽风景

黄献



如今，孙嘴的美是看得见的：绿色的草坪簇拥着池塘碧水，修葺一新的屋舍房顶铺着满是乡野情趣的茅草，黄色腰身、贴着“丰收”字样的粮囤依偎在茅草屋旁边，沿着岸堤的小路上来，收入眼底的是颍河风景，转身回望，便是正在建设着的孙嘴食堂、孙嘴村史馆……

曾经，孙嘴的臭是闻得见的：池塘里长满各种枝枝蔓蔓的杂草、植物，颍河岸边丢弃着各式各样的垃圾，村里的街道一半被垃圾“霸占”着，——冬天里还好些，一到夏天就会闻到各种臭味，村里面的垃圾坑被垃圾填满，然后又高到电线杆的头顶上……

三年来，孙嘴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孙嘴二组的村民孙大娘说：“这才建设一年，就变得这么美丽了，以后肯定会更美。”“以后不用出门旅游了，咱自己门口比人家那还美呢！”

“就这么一变，臭池塘变成了凤凰池”

孙大娘是村里聘任的环卫工人，每天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子捡垃圾，通常，捡不了多少，袋子多数时候是空着。“现在人文明素质高了，没有人随便扔垃圾了，所以也没啥可捡的啦！”与她同行的另外一个环卫工人接上话，说：“素质高是一方面，家家门口都有垃圾桶也是一方面，垃圾丢到垃圾桶里，有专门的人来拉走，干净卫生又环保，街道上咋会不干净呢！”她们说这话时，正站在村里刚刚改造好的池塘边，孙大娘用手一指池塘，然后不屑地说，“要是在去年，就这个池塘里的垃圾都得我们俩干上两个月的。”见听者似乎不信，就拉着旁边的村民佐证，村民说：“那个时候，谁来这边啊，里面扔的啥垃圾都有，臭气熏死人！”“有次，孩子的皮球滚到里面了，我扒扯半天才捞上来，就那半天，我觉得身上的臭味一星期都没下去！”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描述昔日池塘的“盛况”，使人甚至能闻到昔日那人难以忘记的臭味了。

为落实“中心城区生态环境大改善”，川汇



区着力打造“沙颍生态谷”，出台了沙颍生态谷孙嘴核心区规划。改造池塘是第一项工程，移垃圾、除淤泥、建围堤，三步下来，池塘生态环境大改观，随之又进行了池塘周边环境的升级改造。九月的池塘，其水静若处子，像是一款水头十足的青玉镶嵌在大地上，其气息也安静，其姿态也祥和，其韵味也丰盛。池塘水面上漂浮着莲叶，巴掌大小的莲叶像是星星一样点缀着水面，当有蜻蜓落在上面时，那纯洁无瑕的绿色就是欢迎的微笑。池塘边沿有一圈水草，或高或地，或粗或细，像是玉边沿的有点点缀。岸边的柳树垂下千条万条秋韵，倒影在水面里，像是睡在水底一样。金色从深水处游上来，露出脊背，显示它的妖娆之姿，摇头摆尾，像是在跳舞。柳树下铺设的是碎石小道，小道两边是浅浅的青草，偶尔有或黄或红的小花夹杂其间，走在其中，满脚都是诗意。孙嘴行政村支书王全根笑着说，现在这景色，放在一年前，想都不敢想，但现在确实是真的了。

池塘之变化只是孙嘴景色变化的一个缩影。孙嘴一带之景色，在历史上早有名气，有“颍岐春晓”之说。颍岐，顾名思义是颍河之分歧处。站在颍河与沙河交汇处，颍河在西北，沙河在西南，自然有分道之感。春晓，自然是春天日出之景色。春天的颍河，河面充盈的都是萌动之气息，都是草木初长之希望，都是冰融之后鱼之跳跃之动感，一轮日出从东方而起，其红也饱泽，其圆也饱满，其升也缓，其变色也趋，像是从河面而升，又像是为照耀河面而来，光芒将河面搅动，河水与其共绘一色。如果稍稍有波纹，河水晃动，日影也晃动，像是水在日上，日在水中。河面很宽，能够完全涵容日出之倒影；又似乎很渺小，仅仅能接纳日出那千万亿分之一的光。——更为渺小的是人，观此景者，仰望太阳之永恒，俯视河水之不息，无不惊叹于天地之广博、自然之秘奥，这大概是“颍岐春晓”得以流传千古的观者心境吧。

生于 1940 年的秦老，今年已经 80 周岁高龄，他说：“谁能想着能变这么美呀！”孙大娘说：“之前，这个池塘里也有人养鱼，但养的鱼没人敢吃；现在养金鱼了，水清澈了，鱼舒服，咱们看着小金鱼游来游去，也舒服。”“谁能想着这个烂地方居然能翻天覆地，鸡窝里飞出了凤凰，臭水沟变成了凤凰池！”

“颍河水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期待”

颍河水里有很多故事。秋风润在秦老的脸上，然后顺着他的手指指向，滑落在颍河水面上，掀起微微荡漾的波纹。河面上氤氲升起的水汽将秦老的话语打碎。他说：“就在那里，之前是有个码头”……“那里可有许多故事哟”……“那个时候那里最热闹，放在现在，肯定显不着”……在他的目光之下，河边拴着几条铁皮箍固的小船，小船在河面上随着波纹晃晃悠悠。

《周易·井卦》曰：往来井井；改邑不改井。

儒家将其总结为“井德”。井之德行在于不变，——人人来往，而井永远留在村口；在于一视同仁，——君子或小民，人类或牲畜鸟兽，都可以从中获得水之滋养。井德亦是江河之德。颍河自古至今一直流淌在孙嘴的西面，哺育了历代孙嘴人。颍河就像是一位美丽的少女，从南面蜿蜒而来，在孙嘴的西南角与沙河交汇，组成沙颍河，沿着孙嘴的南面一路向东。颍河和沙颍河环绕孙嘴而行，将偌大的村庄拥入在怀中，给予乳汁，给予庇护，给予温暖，千年不变。

颍河的水质在近年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王支书介绍，之前，河边垃圾遍地，河面漂浮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白色泡沫，现在，河水一年比一年清澈。人们看见河面上的白沫，就心痛地说：“颍河生病了，病得很重，病得口吐白沫了。”水的质量，鱼最能感知。人们对鱼的态度也反映了这一点。秦老深有感触地说：最早的时候是富人吃鱼，那时老百姓穷，吃不起；再后来，富人不吃鱼了，因为河水污染了；现在，大家都一起吃鱼了，因为现在政策好，家家都富裕了，河水也干净了，鱼吃着放心，也都有钱买了。

曾经，颍河河面上生活着一批船民，以水为生的船民长年生活在船上，喝的是颍河水，吃的是颍河里面的鱼，偶尔下船上街也是为了卖掉所捕捞的鱼和购买生活用品。颍河水也曾是孙嘴村民的生活用水。岸边的村民每天都会提着水桶从河里打水，后来家家户户打了压水井，才结束了河边打水的历史。女人们端着衣服盆来到岸边，边洗衣服边聊天，视野空旷，空气清新，心情放松，倒也十分惬意。田地里的庄稼早了，村民就会拉来推水车，将颍河水一车一车地推向田野。后来，村里就通了电，颍河岸边修了一座电管站。田地再旱时，电管站的电闸一推，颍河的水就如同牧民鞭下的羊群一样齐头并进地涌向田地。

村民又将电管站称之为水管站。两个名字各有韵味：叫电管站，显示着对用电灌溉的自豪；叫水管站，显示着以电力之方式对颍河之水的征服的荣耀。因为有码头和电管站，因为有着质朴勤劳的孙嘴人，这个地方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选为《颍河故事》的拍摄地。王支书当时已经是村里的会计，对当时拍摄场景记忆犹新。他说，在我们这里拍电视剧，我们老百姓就一个感受，咱们这是好样的，这是咱们老百姓的一种心劲，这种心劲带领下，孙嘴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差！咱老百姓也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差。

现在孙嘴进行生态环境改造，依靠的依然是这种心劲。王支书说：“村里对这件事非常赞同，你看到的这些小院子，之前居住的都有村民，都是村民自家的院子，一听说自己的院子需要被征用，都积极配合搬迁。”孙大娘说：“我们可欢迎哩。环境变美了，村里的老人能多活很多年。”说完，自己爽朗大笑。据介绍，晚

上的孙嘴非常好看，“这些灯笼都亮，站在二环路都能看见，红彤彤的。”“吃过晚饭后，我们都喜欢到这边转转，风景好心情就好，心情好就寿命长。”“我们年纪大了，走不远了，在门口能看见这么美的风景，知足了！”

“这个马车轿子不赖，将来得坐两圈感受一下”

孔子每次遇见河流必然驻足欣赏，问及原因，孔子说水有九种德行，譬如其奔流到海不停歇，似勇；其水面始终公平，似法；其滋养万物，似仁。孙嘴的村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颍河岸边。“河边走走，听听水声，捞捞水，就觉得舒服。”“捞捞水”，就是将手伸进水里划拉几下。那动作轻柔得如同儿子拉起母亲的手。

借用颍河之分道而成地名，清乾隆年间编修的《陈州府志》可见“颍岐店”之名。观颍河、贾鲁河、沙河之交汇，大致可认为《陈州府志》上标注的颍岐店和今日之孙嘴位置不远。颍岐春晓，或许与“颍岐店”之地名有关。孙嘴之名，不见于《陈州府志》。据王支书介绍，最早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有个庙，是孙姓的祖庙，叫孙祖庙，“祖”和“嘴”音近，久而久之，传成“孙嘴”了。现在的孙嘴，已经没有孙姓人家。

孙嘴的村址，也发生过细微变化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，孙嘴村民主要居住在岸边。临河而居，用水方便。出现了压水井之后，才逐渐从岸边退出，向里面迁移。再后来，随着电力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远离河边。王支书将村址的旧址称之为“老村庄”。王支书生于 1953 年，他的童年记忆都是和“老村庄”有关。那时的村庄很小，居住很零散，村民数量和规模不比今日。王支书说，那时河边都是柳树。

孙嘴村庄之变迁是时代发展使然。但是，孙嘴未来之发展，却是个性特色。根据“沙颍生态谷孙嘴核心区规划”，孙嘴规划有孙嘴书屋、村史馆、特色餐饮、农耕文化体验、亲水体验、书画艺术文创基地、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等。未来的颍河岸边，除了自然美景之外，还会有食用菌种植区和中草药种植区。曾任川汇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的陈景军说：保留原生态，留住乡愁记忆，打造深度文旅休闲度假区和产业经济带，让孙嘴成为一张靓丽的生态名片。

孙嘴主题民宿坐落在一处院落里。院门古朴，门上黄色，茅草肇顶。院墙低矮别致，墙体上绘有牲畜劳作之形，使人顿生农家闲居之感。院内种植有石榴、枣树、柿子，春天百花争艳，秋来硕果奋香，树下置有闲坐之席，陶瓷之茶具伴在客人之侧，随客人之心情而润泽适宜。屋内摆设简洁而不失功用，起居饮食之所需，无不具备。整个院落充满悠然闲情之神韵，观者无不心驰神往。

在另一处主题民宿院子里，摆设有一辆真实的马车轿子。所谓马车轿子，就是套马拉车，车厢顶装饰成轿子形式。孙嘴一组的村民过来游玩，相互打趣，一个年过 50 的阿姨对一个年过 70 的老大娘说：“你来过坐轿子没？”她说的“来时”是指嫁到孙嘴时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又转身对年龄相仿的另外一个人说：“我是坐大马车来的，没有轿子，你估计也没坐上轿子吧。”那位妇人说：“咱俩前后脚嫁过来，咱们那个时候都是马车了。”又说：“这个马车轿子光是摆设么？要是能坐，我肯定坐两圈体验体验。”

“看这个架势，码头要招徕大客人”

孙嘴一带曾经有两个码头，一南一北。南边的那个码头紧挨着“老鬼洞”。“老鬼洞”这个地名充满了危险意味。因为接近于沙河和颍河交汇处，河水变深，形成漩涡，故名字里有“涡”之字。因为偏离村庄，旁边树高草深，夜晚从旁边经过有阴森之感，风吹草动，有鬼魅之感，突兀有声，似是鬼号，远处树影婆娑，似乎鬼影，所以村民讹之为“老鬼涡”。但此处是过河便捷之地，新中国成立前有刘姓大户向官方申请建造码头，以便于乡邻。码头起初被叫作刘家码头，后来随着北码头的建造，才逐渐被称作南码头。孙嘴主任周主任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兵入伍，军队首长曾向其谈及曾经在解放战争期间经过过孙嘴码头。

孙嘴一带曾经有“黄金坡”之名，寸土寸金，富贵之家喜欢在此处买地安家。逐渐，人员增多。南码头距离稍远，就在近处又修建一码头，即为北码头。随着时代发展，南北码头都被桥梁替代。先是被弃用，后来逐渐消失在岁月之中，今日已无处可觅其影。秦老对南北码头都记忆深刻。修建码头，填土为岗，缓坡修造，同时要兼顾行人和马车的通行，下道其坡度要足够缓。河两岸拉着一根钢丝，船拴在钢丝上。秦老介绍说，之所以要拴，是防止船因水流而向下走，是固定船的。有客人过河，既可划桨，也可安排人在对岸拉船绳。拉船很需要力气。坐船过河是需要付钱的，但是对于孙嘴村民，都是免费的。



在“沙颍生态谷孙嘴核心区规划图”上，标注有两个码头的位置。码头建设即将开工。新址在旧址的南面。秦老听闻要恢复码头，眼神陡然放光。建桥之前，码头的主要作用是交通，过河而去，渡河而来，都需要码头来登船下船。那时的码头，是村落周边最为热闹的地方之一。来的客人或许带有他乡的特色货品，上岸即刻销售；回来的村民带着满脑子的河那边的新鲜事，说出来都是奇闻；异乡之士穿着打扮不同于本地，口音异于村民，饶舌调侃让人忍俊不禁。这些，都让秦老记忆深刻。

显然，恢复后的码头已经无需过多承担交通之使命，只是水面娱乐配套设施而已。村民说：“看这个架势，码头要招徕大客人呢！”他们所说的大客人，就是众多客人的意思。一年前，他们莫敢想码头恢复以及今日之美景，现在这些规划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，这足以令他们激动，“人多了，就会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有钱，景色就会更好。”可以想象出来，不远的一天，游船在颍河河面上悠然而行，客人坐在游船上悠然得乐。码头就像是沉默的仆人静静地守在岸边，等着为客人服务。

“这里面总得装上灯泡吧，是不是也得弄几瓶香油让人尝尝？”

孙嘴与商会合作，引进企业入驻，其中就有李家香油。来游览的村民走进李家香油的展示间去参观，展示间还没有完全弄好，还没通电，屋子里显得有些暗淡。村民一边参观一边嘀咕：“这里面黑灯瞎火的，总得安几个灯泡吧。”“这是干什么的？磨香油的？等将来弄好了是不是提供些免费香油让尝尝？”其他人笑话他想得挺美。他们知道这个展示间将来肯定会灯火通明，但是至于通明到何种程度，他们不知道，如同他们看到已经有挖掘机进驻的码头即将开工建设一样，他们知道所要建造的码头肯定很美，但至于美到何种程度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但他们的内心深处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们绝对相信这些美好的事情都在逐步发生。

秦老也是这样的心境。秦老曾是以水为生的人。不惟他自己，他的兄弟都是以水为生。他们统一的称呼是“船民”。船民的生产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：打鱼和运输。打鱼卖鱼，得以度日，相对而言无需远行。而运输则不同，上至安徽寿县下至河南登封，都有可能到及。有的为求更高利润，甚至弃家出海。秦老年轻时主要是以打鱼为主。相比祖祖辈辈在孙嘴生活的人而言，船民多是外来户，他们上岸后就地落户，成为了当地的新村民。本土生长的村民也有打鱼的，但多是以种地为生。能上山莫下海，水上生活不如地面方便，打鱼不如种地妥当，所以，村里曾经还是以种地的庄稼人居多。

